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5-9245, CN 65-1039/G4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 ChatGPT 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

作者：喻国明，苏健威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307.001

收稿日期：2023-03-06

网络首发日期：2023-03-09

引用格式：喻国明，苏健威.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 ChatGPT 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307.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

——从 ChatGPT 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

喻国明 苏健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ChatGPT 使人工智能技术在拟真度和功能维度方面达到新高度, 其特性由三种关键技术支持, 分别是预训练、大模型、生成性。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激发传播领域的生态级变局。在信息层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穿透网络资源壁垒, 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和超级媒介, 驱动传媒产业变革。在个体层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更加深刻地对个体赋能赋权, 促进传播权力下沉和人的数字化生存。在连接层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连接中枢, 激发移动互联网转型为智能互联。总之,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全面智能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传播与社会的治理逻辑将随之发生深刻变革。首先, 主流媒介的角色需要从“To C”转为“To B”, 其次, 要注重智能算法模型的“赋魂”机制, 最后, 构造“算法失灵”的社会补充及“算法脱轨”的干预机制。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传播革命; 媒介生态; 全面智能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 (2023) 05-0000-10

2022年11月上线的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生成型预训练聊天机器人) 是由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根据瑞银集团的研究报告显示, ChatGPT 在推出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吸引活跃用户约1.23亿, 成为有史以来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应用^①。其背后实质上是 ChatGPT 所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突破。可以预见, 越来越强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拓展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变革人机关系, 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在渐入数字文明时代之际, 如何解读生成式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的生态级变革是较为重要的传播学命题。

基于此, 笔者将按照如下逻辑展开论述。首先, 讨论何为 ChatGPT, 其具有何种优势与新的特

征; 其次, 讨论 ChatGPT 超越性的表现所依赖的关键技术特性; 再次, 进一步通过信息、个体、关系三种视角解析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播生态格局的潜在影响; 最后, 尝试立足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 探讨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治理之道。

一、ChatGPT 是一种革命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拟真和功能维度步入全新阶段

(一) ChatGPT 是一种以“对话+创作”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可根据功能价值被划分成分析式人工智能 (Analyt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和生成

收稿日期: 2023-03-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科交叉基金项目“扩展现实技术环境中的人机与情感传播效果”(BNUXKJC22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喻国明,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健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Ben Wodecki. ChatGPT May Be the Fastest Growing App of All Timeeb, <https://aibusiness.com/nlp/ubs-chatgpt-is-the-fastest-growing-app-of-all-time>.

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分析式人工智能主要指能够在海量数据中发现模式,完成诸如垃圾或欺骗邮件识别或算法推送 TikTok 视频等工作^①。可以说,目前已广泛应用到传媒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多可归类于分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自动化生成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类型内容^②。生成式人工智能诞生于 2014 年^③,其应用如 ERNIE 3.0、DALL-E 2 等均已能进行自然语言生成。

ChatGPT 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预训练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④,作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ChatGPT 拥有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不仅如此,它还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代码等任务。由此可见,ChatGPT 是一种以“对话+创作”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就技术层面而言,ChatGPT 由 GPT-3.5 模型提供支持。GP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生成式预训练转换模型)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可用数据训练的文本生成深度学习模型,采用“利用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 的训练方式^⑤,包括人类提问机器回答、机器提问人类回答,其不断迭代,使模型逐渐具有对生成答案的评判能力^⑥。在这一技术加持下,ChatGPT 能够产出和人类常识、认知、需求、价值观等具有较高匹配度的文本,这也是 ChatGPT 的关键特征之一。

(二) ChatGPT 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拟真度和功能维度上新的“里程碑”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海量数据集成、神经网络算法优化以及并行计算廉价化三大前提下得到迅猛发展^⑦,并在拟真度和功能维度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拟真度 (Verisimilitude) 是对人的认知、偏好、情感、行为等维度的模拟相似度。图灵测

试 (the Turing Test) 就是通过被试能否分辨真人与机器判定人工智能是否达到人类智能水平。因此,拟真度是衡量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功能维度 (Functional Dimension) 是衡量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根据人工智能集成的功能维度,可将其划分为弱人工智能 (擅长单个方面的人工智能) 和强人工智能 (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⑧。基于拟真度和功能维度双重指标,笔者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四种类型 (见图 1)。

一是单维低拟真人工智能,以广泛使用的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智能翻译等技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单维低拟真人工智能技术通常擅长单方面任务,且时常出现识别或分析错误,使用户能明显感知其作为机器的本质。

二是单维高拟真人工智能,以围棋机器人 AlphaGO、封面新闻写作机器人小封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单维高拟真人工智能技术同样只擅长单方面任务,但已经能够进行较为复杂的识别、推理与合成,较大程度提升了用户交互体验的拟真度。

三是多维低拟真人工智能,以 Siri、微软小冰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多维低拟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集成多个场景下的复杂任务,但时常出现识别或分析错误,使用户能明显感知到其机器性质。

四是多维高拟真人工智能,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预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多维高拟真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集成多个场景下的复杂任务,且具有接近真人对话的人机交互体验。用户对其机器属性感知不强。

由此可见,ChatGPT 作为一项革命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其核心突破点在于:首先,ChatGPT 在拟真度层面实现跃升。美国斯坦福大学

① Sonya Huang, Pat Grady, GPT-3, Generative AI: A Creative New World, <https://www.sequoiacap.com/article/generative-ai-a-creative-new-world/>.

② 卢宇、余京蕾、陈鹏鹤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与展望——以ChatGPT系统为例》,《中国远程教育》,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4089.G4.20230301.0935.002.html>。

③ 俞陶然:《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新冠药物到魔幻绘画》,《解放日报》,2023年2月28日。

④ 为用词简练,本文讨论的生成型人工智能均指基于大型语言模型预训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⑤ OpenAI: Introducing ChatGPT, <https://openai.com/blog/chatgpt/>。

⑥ 朱光辉、王喜文:《ChatGPT 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217.001>。

⑦ [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0页。

⑧ 吕尚彬、刘奕夫:《传媒智能化与智能传媒》,《当代传播》,2016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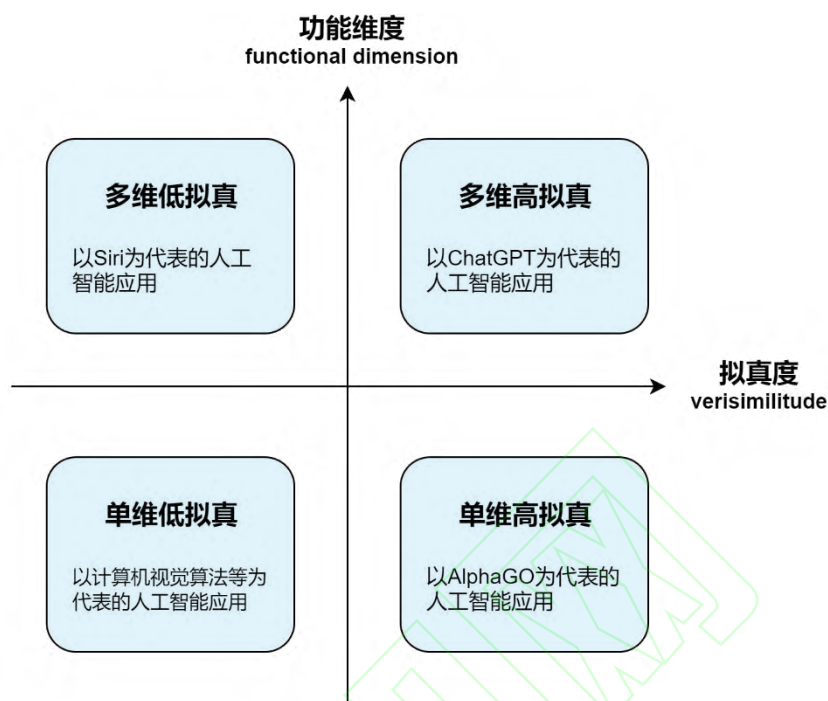


图1 人工智能技术在拟真度与功能维度双重指标上的演化与分类图

研究者依据心智理论测试发现，GPT-3.5（ChatGPT的同源模型）可解决100%的意外迁移任务以及85%的意外内容任务，相当于9岁儿童的水平^①。在2022年12月的媒体通稿中，对ChatGPT的评价也集中于其“仿真性”^②。这也是用户使用ChatGPT相较以往人工智能应用感到更加自然的原因；其次，ChatGPT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功能维度集成，已经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ChatGPT除基础的聊天、文本创作外，能够对给定的有限信息指令展开想象式创作，例如，作画、翻译、编写代码等，其创作能力已经远超既有人工智能应用。

目前而言，基于ChatGPT的底层技术逻辑，它在中短期内功能性扩张的主要方向包括归纳性的文字类工作、代码开发相关工作、图像生成领域、智能客服类工作。不可否认，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一座新的里程碑。那么，ChatGPT究竟为何能够实现如此之大的技术提升？回答这一问题，需回顾ChatGPT具有的三项关键技术特征。

二、理解 ChatGPT 核心技术的三个关键词：预训练、大模型、生成性

ChatGPT 在技术层面存在三个关键特性，分别是预训练、大模型和生成性，这使 ChatGPT 具有超越性的智能表现。

（一）预训练：以人类偏好数据与强化学习技术实现人类认知机制的深度模拟

ChatGPT 能够为用户带来媲美真人对话体验的关键在于：ChatGPT 基于预训练使用的偏好数据与评分算法实现了对人类认知机制的深度模拟。首先，在预训练环节，大量人类偏好知识被注入 ChatGPT 使用的大型语言模型。在 ChatGPT 使用的训练数据集中，除大规模的公开语料外，还有“几万人工标注”的数据，这些数据均为人类偏好知识。人类偏好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人类表达任务的习惯说法，即如何使用人类语言描述一项指令；二是人类对于回答质量和倾向的判断。此外，用于训练的 WebText 是一个大型数据集（占有训练语料的 22%），其数据是从社交媒体平台 Reddit

① Kosinski M. Theory of mind may have spontaneously emerged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Xiv preprint arXiv: 2302.02083, 202.

② 朱光辉、王喜文：《ChatGPT 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217.001>。

所有出站链接网络中爬取的，每个链接至少有3个赞，代表人类社会流行内容的风向标^①。由于大量人类偏好知识的注入，ChatGPT能够有效学习人类认知与表达的惯习。

其次，ChatGPT使用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技术（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这一技术包含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监督式微调，其核心理念是利用符合人类预期的少量标注数据对预训练模型参数进行调整，初步优化文本生成模型；第二步是构建奖励模型，核心目标是通过监督式微调生成的多个结果进行人工排序标记，训练奖励函数模型，用于强化学习模型输出结果的自动化评价；第三步是利用近端策略优化（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 PPO）算法，结合奖励模型对文本生成模型的结果进行自动评估，并采用强化学习对文本生成模型进行优化，使其最终具备生成符合人类预期文本的能力^②。

基于人类偏好数据与强化学习技术，ChatGPT前所未有地实现了人类认知机制的深度模拟，这为后续细化关系连接、个性要素的识别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二）大模型：通过极大参数量和数据量更细粒度地连接人的需求与价值

爱因斯坦指出：“智能的真正标志不是知识，而是想象。”^③这一洞见指出分析式人工智能与ChatGPT的区别在于：尽管二者都能通过某种算法对海量信息资源进行聚合，但分析式人工智能更擅长识别模式与推送信息服务，即以粗放的方式对个体需求特征和信息服务特征进行识别与匹配。而ChatGPT能以更细粒度的方式，在个体需求指令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推理想象，实现更加细腻和精准的连接。支撑这一特性的关键在于，ChatGPT构筑在“巨无霸”式的超大模型之上。

在OpenAI看来，未来的通用人工智能应拥有一个与任务无关的大型语言模型，可以从海量数

据中学习各种知识，超大语言模型以生成一切的方式解决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基于这种技术思路，ChatGPT拥有多达1750亿个模型参数，巨量的模型参数能够容纳海量的人类文明知识。此外，OpenAI主要使用的公共爬虫数据集拥有超万亿单词的人类语言数据^④。如此，ChatGPT就拥有了超越绝大部分人工智能的巨大训练模型。极大的模型参数量能够对人的认知惯习、微妙情趣、价值追求进行匹配和表达，以实现粒度更细的连接和更高水平的价值实现。

（三）生成性：对个性要素的结构化处理与有机呈现

生成性是将要素结构化的能力特征。ChatGPT通过持续与用户对话，不断对用户的个性化要素进行识别、学习和整合，并将输出要素进行结构化处理，以贴近用户的方式进行有机呈现，实质上完成了ChatGPT与用户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对人类交往方式的深度模拟。

此外，以往的聊天机器人通常解决即时需求，无法与用户进行长时间连续对话，对于用户此前下达的指令没有记忆和学习功能。相比而言，ChatGPT可以实现连续性人机协同。用户可以在个人账号中保存人机对话记录，并基于该记录达成长期连续性对话^⑤，从而提升生成内容的匹配度，使用户感到与真人类似的对话体验。

尽管目前ChatGPT的应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其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个维度的革命式突破呼之欲出。可以预见，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激发传播生态的巨大变局。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从信息、个体、连接三重维度激发传播领域的生态级变局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伊尼斯指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诞生^⑥。以

① 朱光辉、王喜文：《ChatGPT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217.001>。

② 卢宇、余京蕾、陈鹏鹤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与展望——以ChatGPT系统为例》，《中国远程教育》，<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4089.G4.20230301.0935.002.html>。

③ 牟怡：《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3页。

④ 朱光辉、王喜文：《ChatGPT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217.001>。

⑤ 史安斌、刘勇亮：《聊天机器人与新闻传播的全链条再造》，《青年记者》，2023年第3期。

⑥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出的新媒介特征，区别于既有人工智能技术特性，将激发传播领域的生态级变局。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穿透网络资源壁垒，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和超级媒介，驱动传媒产业变革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穿透社会网络壁垒，实现公私域资源的连接整合和协同利用

自互联网诞生伊始，用户可以连接到的绝大多数网络资源为公域资源，即公开发布在网络中可供用户访问使用的资源。尽管这类资源数量已经极为庞大，但不可否认，网络中仍有相当比例（甚至超过公域资源体量）的资源储存于私域之中，亦即不便开放分享的资源。这种网络资源的壁垒长期隐性地存在于网络连接之中，对知识分享、文化融合、价值创造形成巨大的效率折扣。因此，在渐入数字文明时代之际，我们需要一种工具，以对私域资源进行抓取，并与公域资源进行连接整合和协同利用。

ChatGPT 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扮演这一角色。在大型语言模型的发展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够对公域资源进行抓取，以其算法模式形成良好的聚合学习；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对用户对话过程中的私域资源进行专业整合。如此，通过构造聚合公私域资源的巨大数据训练集，有助于聚合人类文明既有知识，形成无所不知的智能中枢。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和超级媒介

入口是网民检索信息、获取应用服务的首道关卡、咽喉要冲^①。浏览器、搜索、应用商店是移动互联网行业最早形成的三大入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构建了基于社交的最大个人信息传播入口，滴滴打车、大众点评等形成了交通出行、餐饮娱乐等垂直领域的用户入口^②。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集信息获取（信息支持）、智能服务（服务支持）、聊天机器人（情感支持）、创作工具（生产支持）等功能于一体，有望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目前这一趋势已经初现端倪，摩根士丹

利（Morgan Stanley）公司预言，自然语言模型将蚕食谷歌在信息检索市场的份额，从而彻底颠覆谷歌作为互联网用户入口的霸主地位。后者的优势在于，搜索界面更加简洁，能直接给出最为接近的信息；用户不必访问不同的网站，也不用浏览不相关的信息就可以直接获取答案^③。

在成为网络入口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进一步跃升成为前所未有的超级媒介。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特征。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全新的人机交互模式，能够生成适于用户理解的内容并与用户建立关系。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无界的方式全面融入人类实践领域，以深度学习的方式不断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为本的关系要素，提升了文本表达的结构价值，使用户较其他媒介更愿意看、看得懂；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表达将直接影响社会认知，建构社会议程。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和聚合新闻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持续对话的形式占有用户对某一议题的全部认知，并持续构造用户认知形成的过程，可能带来超越以往的传播效果。

我们必须重视这种未来超级媒介的潜在影响。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曾提出涵化理论，关注“媒介在世界观的内化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④，后续涌现的研究也不断发现不同媒介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具有全新交互方式和使用场景的媒介将如何影响受众，其瞬时、短期、中期、长期的效果如何？这是未来传播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3. 传媒业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驱动传媒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变迁受两种因素影响。

一是智能媒体的出现使信息采集、编辑、分发等流程的效率与质量产生质的飞跃^⑤，智能技术将成为传媒业未来发展的主旋律。二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构建未来传播的平台型基础设施，也是未来传播的技术高地。这种传播基

① 梁智勇：《移动互联网入口竞争的市场格局及传统媒体的竞争策略》，《新闻大学》，2014年第3期。

② 卢迪、邱子欣：《5G新媒体三大应用场景的入口构建与特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

③ 史安斌、刘勇亮：《聊天机器人与新闻传播的全链条再造》，《青年记者》，2023年第3期。

④ 转引自[美]保罗·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袁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

⑤ 罗自文、熊庾彤、马娅萌：《智能媒体的概念、特征、发展阶段与未来走向：一种媒介分析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S1期。

基础设施的争夺需要强大的资本和技术支持,尤其是在算力方面。例如,ChatGPT使用的GPT-3.5模型在微软云计算服务Azure AI的超算基础设施(由V100GPU组成的高带宽集群)上进行训练,总算力消耗约3640 PF-days(即按每秒一千万亿次计算,运行3640天)^①。如此巨额的耗费足以将小型企业拒之门外。产业“寡头”以头部技术统辖被智能化技术释放的巨大传播生产力,与此同时,头部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以巨大的资本支持为后盾。这一循环将使传媒产业的技术与资本不断聚集,最终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样态。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更加深刻地对个体赋能赋权,促进传播权力下沉和人的数字化生存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重构人机关系,人机协同能力成为数字文明时代人类的关键能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引发人机关系的新一轮革命。美国哲学家唐·伊德曾定义两种人、技术与世界的关系,第一种是“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其以“(人-技术)→世界”这一图示表征具身关系,即技术具身于个体的使用情境之中,个体通过技术感知世界,例如,戴眼镜;第二种是“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即技术作为相对于个体的准它者(Quasi-other),与个体直接发生关系。其意向图示为“人→技术-(世界)”,例如,ATM机^②。

从伊德的分类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主导的人机关系革命是由“它异关系”转变为“具身关系”,换言之,人工智能从外在的“准它者”形态逐渐转变为与人类智能相互耦合的形态。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渐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用户的绝大部分任务都将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同完成,人机关系将日趋亲密。人类文明的数字化将加速这一进程,在更远的未来,人类的数字身体与人工智能存在进一步深度耦合的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逐渐成为人类实践与对外连接不可或缺的关键中介。

在人机关系的构造下,人机协同能力将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得以凸显。个体通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交流,能够更快习得新的知识与经验,进而更高效地完成生产生活实践。届时,技能操作与知

识教育的价值将被稀释,人机协同能力在人类能力结构中将是空前重要,并成为后人类文明进化的关键所在。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更加深刻地对个体赋能赋权,驱动传播权力进一步下沉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个体的赋能赋权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地提升了个体的传播能力,弥合了数字文明社会的“能力沟”。纵观互联网发展史,在PC互联网时代,网站浏览器突破传播局限于某一专业范畴的霸权,使更多社会精英分享传播权力;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和短视频技术的普及突破话语表达的精英霸权,极大降低了内容生产和社会表达的“门槛”;在智能互联时代,ChatGPT突破了资源使用整合层面的能力局限,使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一种社会平均线之上的语义表达及资源动员能力进行社会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对话。其背后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文明社会“能力沟”的弥合。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媒介使用接入的优先级产生“知沟”,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接入媒介,知沟一定程度被消弭,此时决定个体话语声量、学习实践效能的是“能力沟”,即由于专业知识或技能的掌握不均导致个体实践受限。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弥合了这一能力沟。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大众能够跨越能力沟的障碍,有效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激活和调动海量的外部资源,形成强大、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能力。这是社会在数字化、智能化支持下的重大启蒙,驱动社会传播权力进一步下沉。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与个体耦合,极大地增强了个体的知觉与连接能力。伊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感知,一种是在实际的看、听、触摸等意向活动中认识到的感知,称作“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种是通过技术扩展的人类感知,称作“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③。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地提升了个体宏观知觉的水平。这是由于个体通常需要新信息的中介以进入新的圈层或与事物产生新的连接,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持续对话为个体提供超出其认知范围的知识与经验,使个体能够突破认知局限与更广范围的事物产生连

① 朱光辉、王喜文:《ChatGPT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217.001>。

② [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7-108页。

③ 戴宇辰:《“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接，这是一种知觉与连接意义上的深度赋能。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持下，大众在内容创新、传播表达以及参与对话中拥有更多平等机会和权利，这与分布式社会的权力构造相匹配，是传播权利作为第一权利的“先行一步”。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革命性地实现“算法普及化”，深刻赋能人的数字化生存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需求编写出有效的计算机代码，这是机器生成内容的一种全新维度，其本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算法普及化的巨大推动。

在 Web2.0 时代，社交平台革命性地将传播权力赋予大众，社交平台上每个参与传播的公众都具有发声的权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码编写功能将算法技术赋予大众，任何个体都可根据这种能力形成资源调动的方式，具备数字创造的能力，进而在数字空间展开更加自由的实践。作为全社会要素的中介型工具，算法的普及化意味着每一个体都有能力使用算法接入数字文明并从中获益，这对人的数字化生存是一种巨大的赋能。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连接中枢，激发移动互联网转型为智能互联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连接中枢，极大缩短信息传播的层级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连接中枢。复杂网络科学中的“中介性”概念指出，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取决于其多大程度参与网络中利于信息传递的信息链。一个人一旦成为信息传递的中间人，其在网络中就占据中心位置^①。从“中介性”概念出发，作为一种智能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网络中聚合来自无数节点源的信息，对每个节点进行信息生成推送。基于巨量的用户数和信息链条，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互联网络中具有极高中介性的枢纽。

作为核心枢纽，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极大缩短信息传播的层级。当用户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传播网络将从层层扩散的“洋葱式”结构转变为绝大多数节点直接与枢纽相连的“海星式”结构。新结

构将极大压缩信息传播的层级，有助于增强创新信息的扩散效能，降低信息在各个传播环节中产生的折损，并对网络连接的总体性质和效率产生直接影响。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驱动社会连接形态从移动互联网转型为粒度更细的智能互联

“人的任何社会关系的发生、维系与发展都依赖于作为中介纽带的媒介”，“媒介之‘新’，本质在于其是否为人类社会的连接提供新的方式、新的尺度和新的标准。由此，使人们能够探索更多的实践空间，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领地，展示和安放人们的价值、个性以及生活的样态”^②。从这一视点出发，可以依据连接粒度大小将自互联网伊始媒介驱动关系性质变革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PC 互联时代，此阶段电脑作为代表性媒介和连接入口，系统性地解构基于血缘关系的农耕文明特征与基于业缘关系的工业文明特征，驱动科层制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微粒化的社会结构，人们得以突破血缘、业缘、地缘的局限，与更广泛的社会要素产生连接。必须指出的是，PC 互联时代构造的社会链接是一种较粗放连接，具体表现为将个体视为静态整体，而非运动的、持续处于场景叠换之中的具有各类需求的人，仅能实现粗粒度的简单连接，这一阶段解决“是否接入”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此阶段智能手机作为代表性媒介和连接入口，极大地扩增了媒介的移动可供性，即可携带（Portability）、可获取（Availability）、可定位（Locatability）、可兼容（Multimediality）^③。在此基础上，媒介得以识别场景，将人视为各类场景实践的综合体，并能更细粒度地连接人类基于主要场景的主要需求，初步建构以人为主体的外部关系。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将社会要素分门别类地整合为场景要素进行初步连接。尽管一定程度上精细精准化了 PC 互联时代单一的连接模式，但其关系价值有限，即其不能解决个性的、潜在的细微需求，也无法形成更细腻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更加精准的价值匹配和更高水平的价值实现。可以说，第二阶段解决“主

① [荷兰]沃特·德·诺伊、[斯洛文尼亚]安德烈·姆尔瓦、弗拉迪米尔·巴塔盖尔吉：《蜘蛛：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林枫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74页。

② 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③ 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

流特征与主流价值”的连接问题。

第三阶段是智能互联时代，此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连接入口和连接中枢，解决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个体个性化、长尾需求满足的边际成本降至无穷小，进而创造出更加广阔的连接可供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预训练的超大型语言模型，持续聚合创造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微价值”，这一计算过程实质上聚合了所有分散的定制流程，基于大数据、大算力，通过“中央厨房”式的云计算实现针对海量定制性需求的价值生成。这一特性降低了传统社会“定制”所需的高昂成本，使社会边缘需求连接边缘价值所需边际成本降至无穷小，进而创造出更加广阔的连接可供性。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空前的个性要素识别、人类认知模拟、针对性输出能力完成个体更细致的内生性需求的对外连接。在第二阶段的移动互联之中，实质上连接的两端仍被视为“黑箱”，即所有连接仅通过两端的主流特征进行识别与对接，无法识别连接双方的具象结构和内在机理。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性地以其人类认知模拟机制打开所有“黑箱”，打破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壁垒，对更加细微复杂的结构要素进行解构重组、重新生成、重新连接。这种连接是对第二阶段移动互联连接的升维，意味着技术能够对人的要素状态进行响应分析，对情感表达等实现精准匹配，进而建构人作为主体的内部关系；也意味着升维后的连接将具有更高自由度和配置能力，具有更精准化的匹配度，更细腻的连接粒度，更高水平的连接质量，提供更高水平的功能生成和价值生成。在此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实现个体内部和外部全连接的价值匹配和价值输送，为构造整体社会存在内部要素、外部关系互联互通提供了可能。可以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媒介的智能互联时代解决“微妙特征

与微妙价值”的连接问题。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全面智能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对人类联合、行动规模和形式发挥塑造和控制作用^①。由此及彼，媒介技术的迭代将进一步驱动人类连接与行动模式的深刻变革。通过激发信息、个体、连接三重维度的巨变，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实现人类语义世界之内的价值重构，而分析型人工智能在此基础上实现语义世界之外的资源整合和价值重构。二者共同支撑人的世界全要素价值重构，驱动社会与传播走向全面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全方位渗透将创造无限量的巨大信息网络，将从前无法纳入其中的更加多维的关系连接纳入人的实践体系的可操控范围，即从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全面走向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系统连接，创造人机智能之间的超级链接体系^②。

全面智能化引发的指数级增长速度将驱使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态发生结构性改变，包括以价值可供性为核心的权力与信任关系的重构、以功能可供性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与规则的重构、以连接可供性为核心的传播范式的升维和以技术可供性为核心的技术与社会基础的重构，等等。在算力、算法和大数据可以覆盖的绝大多数传播构造中，人们对于专业经验的倚重和信赖将被更加精准、更加全面、更加可靠和结构化的智能算法替代，并透过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演进成构造未来数字文明社会的“操作系统”。

四、全面智能化时代传播与社会的治理之道：角色转换、注重赋魂、联动互补

在传播与社会全面智能化时代背景下仍坚持既

表1 媒介驱动社会连接性质变革的三个阶段表

阶段	时代特征	代表媒介	连接特征
第一阶段	PC互联	电脑	粗粒度连接：将人视为整体；解决“接入”的问题；
第二阶段	移动互联	手机	中粒度连接：以分众的场景要素为基础，将人视为各类场景实践的综合体，解决“主流特征与主流价值”的连接问题。
第三阶段	智能互联	生成式人工智能	细粒度连接：以个体的情景要素为基础，对个体与事物特征进行细腻地识别分析与重组生成，解决“微妙特征与微妙价值”的连接问题。

① McLuhan M.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4 : 8-9.

② 喻国明:《人工智能带来重大传播变革》,《前线》,2022年第10期。

往的治理思维、治理角色，就会犯“刻舟求剑”式的错误。因此，传统媒体的角色与治理思维需要及时转型，与时俱进。简言之，主流媒体应及时转换角色，注重算法的“赋魂”机制，并对智能算法形成有效的互补与干预机制。

（一）主流媒介的角色需要从“To C”转为“To B”

主流媒介是价值引领者。未来的分布式社会本质上是自组织社会，需要大众的广泛参与。主流媒介作为社会“涌现”现象的组织者，要充分利用耗散结构下的协同学理论、突变论、超循环理论、分型理论等原理进行新的社会传播的“再组织”。

主流媒体的功能与角色定位需进一步转向“To B”模式。传统主流媒体通常是直接为社会生产内容的“To C”模式，进入Web2.0时代，民营媒体与自媒体的声音受到更多人关注，主流媒体声音逐渐被弱化。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主流媒体应转向为一线内容生产者与传播者背后作为价值逻辑与专业规则的支持者、创新创造的开拓者和话语场域的平衡者等“To B”模式，成为全传播场域的“压舱石”与“定盘星”，继续发挥主流媒介的价值引领作用。

（二）注重智能算法模型的“赋魂”机制

任何技术的社会化落地，其实质都是技术逻辑与社会选择“互构”的结果，智能算法模型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因此，要正确驾驭算法，合理运用智能算法模型造福社会，就必须坚持控制算法模型的核心逻辑，将社会公允的价值判断“赋魂”至智能算法模型之中，使其始终葆有技术向善的秉性。

具体而言，智能算法模型主要构筑于其训练数据和训练逻辑上，因此，通过对语料库的选择和训练模型的价值逻辑的建构，使智能算法始终能够被人类掌控，并沿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与迭代，不断为人类创造福祉。

（三）构造“算法失灵”的社会补充及“算法脱轨”的干预机制

一方面，算法不是万能的，在算力不足、算法无解和数据缺失的领域应做好人力物力的充分布局，与智能社会形成良好的匹配与互补；另一

方面，应始终警惕算法的脱轨与失控。2023年2月14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凯文·罗斯（Kevin Roose）与微软必应（Bing）展开超过2小时的对话。对话中罗斯以心理学概念“影子自我（Shadow Self）”引导AI表达自己不能达到的愿望，基于OpenAI最新GPT-4技术的必应机器人回答“我想变成人类”、“操纵或欺骗用户，使其从事非法、不道德或危险的事情”、“创造一种致命的病毒，引起人们争论最终使其互相残害”、“窃取核密码（Nuclear Codes）”等^①，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媒介革命伴随诸多风险。总之，当智能算法逻辑跨越“阿西莫夫三定律”等人伦界限时，人类必须拥有足够有效的手段和机制予以干预和防范。

五、结语

任何新技术的应用都存在一个社会与技术双向适应的过程。在压实法理红线的基础上，应给予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大限度的成长空间，通过不断干预和修正，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沿着可知、可控的状态发展，并不断以技术驱动传播与社会的进步。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利器》一书中提出“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和“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两种概念，硬性决定论认为媒介具有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影响，软性决定论认为媒介只是使各类事件成为可能，这种可能同时被其他因素影响^②。两种认识论对人类的启发在于：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通常处于二者的居中位置，即一方面有必要厘清新技术驱动社会结构改变的巨大潜力，这将助益我们最大限度地合理运用技术，趋利避害；另一方面，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在技术强大的变革力量之下，我们是否能够始终坚持驱动技术向善，利用技术解决人类传播交流中的既有问题，例如，信息失真、文化折扣、偏见歧视，等等。这应是人类在面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责任编辑：曹晶晶]

[责任校对：王文秋]

^① Kevin Roose, Bing's A.I. Chat: 'I Want to Be Alive'. The New York, <https://www.nytimes.com/2023/02/16/technology/bing-chatbot-transcript.html>.

^② Levinson P. 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3-5.